

The Reservation of Masterpieces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Oil-painting
中国当代油画名作典藏 朱乃正

朱乃正



The Reservation of Masterpieces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Oil-painting
中国当代油画名作典藏 朱乃正

ISBN 7-5330-1509-6



9 787533 015091 >

ISBN 7-5330-1509-6/J · 1508

定价: 168.00 元

The Reservation of Masterpieces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Oil-painting

中国当代油画名作典藏 朱乃正

编撰 梅墨生

朱乃正

策 划：姜衍波
责任编辑：徐 昱
封面设计：韩济平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当代油画名作典藏. 朱乃正 / 梅墨生编撰. — 济
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12
ISBN 7-5330-1509-6

I. 中... II. 梅... III. 油画—作品集—中国—现
代 IV. J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 第 03086 号

出版发行：山 东 美 术 出 版 社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邮编：250001)

制 版：深圳利丰雅高电分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深圳彩帝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开 本：889 × 1194 毫米 10 开 13.6 印张 4 插页

版 次：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000 册

定 价：168.00 元



目录

一、文章憎命达	1
二、金色的季节	13
三、暮晖苍苍	39
四、春 风	63
五、天光云影	93
六、梦寥廓	121
艺术活动年表	125

一、文章憎命达

(一)

2000年的一个夏日,我受邀到朱乃正先生位于西郊的工作室作客。市内的暑热,在这里有几分隐退,藤架下的石桌上,莹澈的清茶荡漾着散淡的气息。面对着已年逾花甲的朱先生,听他谈人生说艺术,思绪为之而远。更多地了解了朱乃正的生平与艺术之旅后,不自觉间便想到了大诗人杜甫的名句:“文章憎命达。”考察古来的文艺史,信哉斯言!

命运即是造化,它可以制造幸与不幸的悲喜剧。对于朱乃正而言,也不例外。在他已逾耳顺之年的今天得以享受艺林的敬重与生命的从容之际,我们是否不应该忽略他所经历的生命的风雨?而当我们试图深入地理解他作为艺术家的“这一个”的独特的存在价值时,这种把握和追溯便愈显得别有意义。

1935年11月25日,朱乃正出生于浙江省海盐县的书香门庭。这一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博士写成《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提出以“充分世界化”的口号来取代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无疑这也是胡适反对建设中国本位文化思想的进一步。这一事件当然对将要诞生的朱乃正毫无作用。但是,以今日之眼光回顾朱乃正的半个世纪的从艺历史,又不能说毫无关系。朱乃正数十年苦心孤诣所追求的艺术目标,恰恰与此命题隐隐相关。就他数十年来所主要从事的油画艺术事业来说,本位文化与外来文化——中与西、土与洋的矛盾始终存在,而在他营构和确立自我的艺术品格与艺术风貌的过程中,此一问题之历史文化情结似乎是挥之不去的。此外,后来曾对朱乃正的艺术道路发生重大影响的老师之一吴作人,恰是在这一年从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毕业回国。

朱乃正的艺术历程起点,严格说来恰与新中国的建立相同步。他是名副其实的新中国自己培养起来的艺术家。早在他就读于北京二十四中学时,他已是全校文艺组的美术组长。1953年,18岁的朱乃正考入了中央美术学院,这一年中央美院绘画系始分为彩墨画和油画、版画三系,并首届试行五年制(图1、2、3)。其间教授他们的有吴作人、艾中信、王式廓、韦启美、李斛等名师。“在校期间,学习尚勤,作画亦诚,成绩列优”(《乃正从艺自叙》)。早慧的朱乃正当时已有“小

谢洛夫”之号(图4、5、6)。也是这一年,苏联契斯恰科夫学派的教学法正式在我国美术教学中推广(图7)。

据比朱乃正入学早的靳尚谊先生说,中央美院在1951年曾进行过短暂的“素描改革”——就是素描要民族化。“‘民族化’就是素描要画得比较‘平’,也就是说,明暗、光影不要强,而且要有线的因素”,“当时真不知道该怎么画”(《我的油画之路——靳尚谊回忆录》)。可是只进行一年多的时间,这个改革和试验就停止了。靳尚谊还说:“那个时期整个素描水平比现在还是弱一些,而那时候我们所能看到的好的素描作品也非常有限。”(同上)不过1952年情况有了变化,这一年我国有一个美术考察团赴苏参观、访问、考察,带回来一批苏联美术院校附属中学的铅笔素描作品,有肖像、半身像等,画得精致、生动,使中央美术学院学生大开眼界。从1953年开始,我国陆续选派留学生去苏联美术院校学习,经常写信回来介绍苏联的素描和其它艺术教学,因此在美院广为流传,开始了间接影响。朱乃正就是在这一年考入油画系的,他是首届5年制的学生,完全赶上了俄式教育。而1955年苏联画家马克西莫夫来中央美术学院办油画训练班,就又正式将“结构”素描法传授进来。朱乃正当时是大二年级本科生,并未参加该班,但是也受到间接影响。特别是1954年“苏联展览馆”(今北京展览馆)建成不久,有一个大规模的“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会”,其中展出了不少油画、雕塑、版画,影响很大,当然也使学生朱乃正大获教益。新生的祖国进入了黄金般的岁月,青少年朱乃正也处在人生与艺术的华年。他不仅是共青团员,还是班长,上二年级时素描作业《维纳斯》(图8)竟参加了当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素描教学会议的学术展览。可以说,求学伊始的朱乃正不仅如愿中榜中央美术学院,而且一帆风顺,才华显露,学业骄人,走在人生的幸运之路上。然而“魑魅喜人过,文章憎命达”。青少年时代才艺过人的朱乃正颖露的艺术天赋与诗人气质本不是“过”,而是一种难得的艺术品格。但是,在强大的政治运动中,真率的品格则成为了“过”。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他即被划为了“右派”,从人生的阳光灿烂中一下掉入了生命的晦暗里。就生命的历程言,前后霄壤,此一遭际当然是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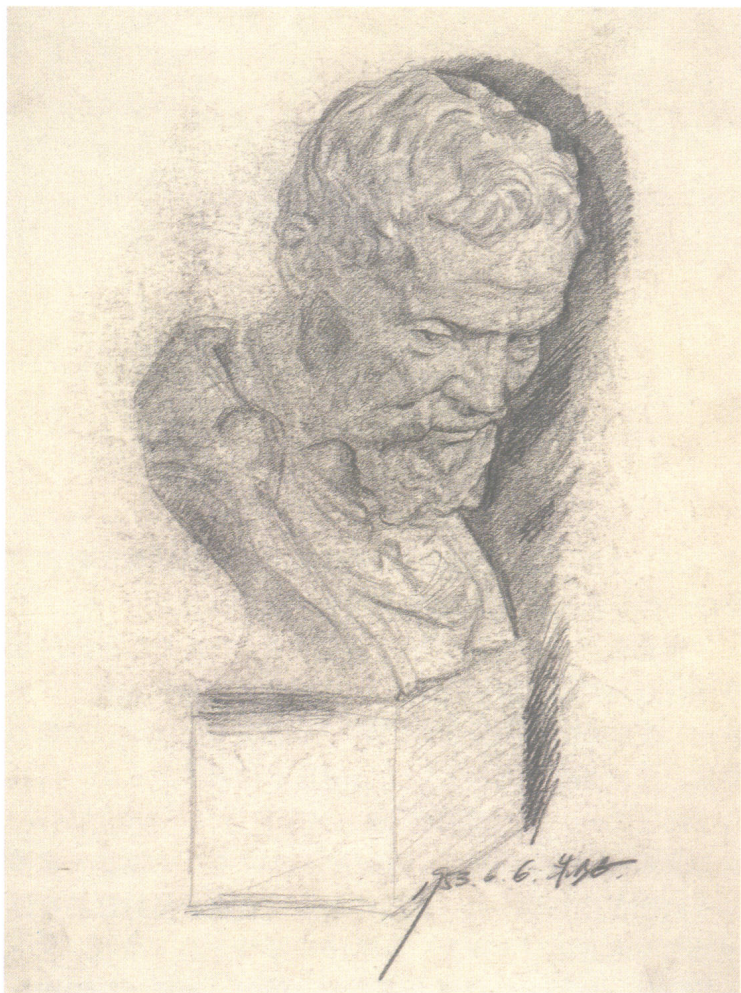


图1 米开朗基罗石膏像 1953年
27.5 × 19.5cm
纸本、铅笔



图2 母亲像 1953年
38.5 × 29cm
纸本、铅笔

不幸的。但是音乐大师贝多芬说过：“苦难是艺术家的宝贵财富。”若从成就一位艺术家的角度而言，此一大不幸，或许又是成就朱乃正必不可少的艺术之大幸。假若朱乃正当年无此一“憎命达”之命运，恐怕他不一定有今日之成就，至少，其所成就的“文章”必非如今日之慷慨沉郁吧。

朱乃正在“求学期间，曾一度向往云南与新疆，认为那里不仅山水引人，且民族色彩更具独特风貌”（《乃正从艺自叙》）。可是，命运不尽人意，1957年已早早成为“右派”的朱乃正，终于在1959年毕业分配时被远放青海高原，彻底开始了长达21年的坎坷边地生涯。当然，那时他还没有真正品味到生命的复杂与深沉况味。相对于此前的一切顺畅与幸运来说，“右派”这一政治身份的“确认”无疑是一个厄运的降临。作为一个染有书香的纺织女工家庭出身的朱乃正而言，他是真正在红旗下生长起来的新一代青年。1949年，14岁的朱乃正随家由上海迁居北京，就是在年的10月1日，他作为少年学生还荣幸地参加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可以说，从那一刻起，他的人生与艺术命运便开始紧密地与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命运联系在了一起。我们不必简单认同历史决定论，但是我们也无法否定个体的人是无法摆脱整体的历史命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正是历史的特定产物，无论你是伟大抑

或是平凡。

然而，同样的命运给予了不同的人时，不同的人自然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其承受力与对待“命运”的态度自然也是大不一样的。西人说：“性格即命运。”中国古人也说：“率性之谓道，尽性之谓命，修道之谓教。”（《中庸》）是在说“性即命”——物有其本性禀赋，故必然有其发展结果。朱乃正性格开朗豁达，真诚热烈，不免也有散漫自适的一面。因此，在他笔下的调皮儿童是那么生动（图9），而在别人眼中的朱乃正，也自有几分谐谑不羁之相（图10）。当年同学蒲国昌为朱乃正画这幅速写之际，其时也正是他被打成“右派”时期。那一年夏天，他曾到河北太行山区体验生活，画了一批写生人物和风景（图11）。成为“右派”分子之后，朱乃正被派到院里图书馆劳动，任务是整理图书，登记和抄写书目。他仍然利用这样的时机浏览了图书馆的藏书并再次继少时从家习字之后又一度练习了毛笔小楷。

（二）

学生时代的朱乃正已经被人视为“才子”，而他的才华首



图3 为同学闻立鹏画像 1956年
26.7 × 17.5cm
纸本、炭笔



图4 树下谈心 1956年
18.5 × 23.5cm
色纸、炭笔

图5 老农的手 1956年
16 × 13.5cm
纸本、炭笔



图6 女人体 1957年
25.5 × 32cm
纸本、铅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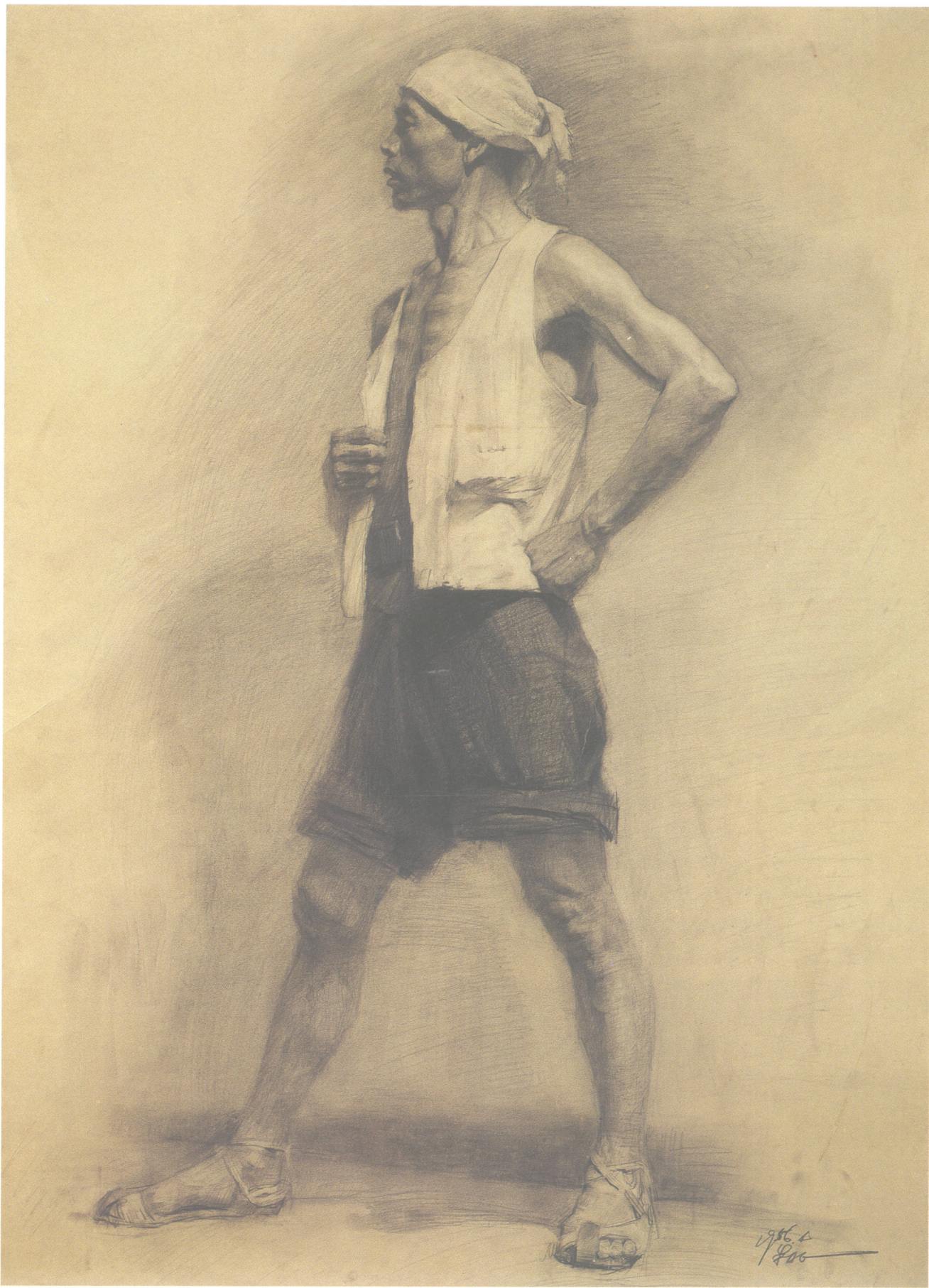


图7 站立的北方农民 1956年
74 × 53cm
纸本、铅笔



图8 维纳斯 1955年
70 × 42cm
纸本、铅笔

先便崭露在他扎实的素描造型和色彩感受与表现能力上。他在大学三年级时完成的课堂素描作业《男二人体》(图12),至今也不失为一件素描佳作。

关于50年代的中国美术教育有必要交待一下。总体上说,那是一个强调社会与政治目的艺术教育的时代,而艺术本身的形式语言特征的研究则位居其次。在知识分子要改造思想的整体社会时代氛围中,美术院校的教学自然也会打上特定时代的鲜明烙印。而在不同的艺术院校,由于自身办学传统和教师队伍的差异,因而具体的教学方针与施教方法都会不同。关于朱乃正当时求学的中央美术学院的师与教,我想引用华沐的一段话来说明:“50年代初形成的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家队伍,它由徐先生(悲鸿——引者注)北上办学邀集的一批卓有建树的专家和解放区久经革命锻炼的美术家两方面集合而成,前者重视西方写实主义与继承和革新中国画传统;后者注重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与民族气派的特色。在整体上的共同倾向是兼重中西的,他们各自的实践推进着中国的美术品格的创造。”(《从朱乃正的艺术看中西会通》)综观朱乃正那一辈人所处的学术环境,大致如此。甚至在以后各自漫长艺术求索之路上所走过的足迹,也都深深地印下了他们前辈或写实或具有民族气派的痕迹。不过,似乎不能忽略当时苏式美术教育的重大影响。有意味的是,朱乃正自1953年入学至1959年6年时间(学制应为5年,因参加“反右”运动后期公社化和大炼钢铁之后的待分配,拖延近一年),正是中苏关系最友好而且在中国美术院校全面普及苏联艺术教学与创作模式的时期。素描教学的主流是契斯恰科夫学派,它的严谨的科学法则,使得解剖、结构、透视、虚实、比例、空间、质量等诸关系的理解与处理表现臻至一个历史的高峰。学生时代的朱乃正在“全因素素描”上有过人的理解力与把握力。具体分析他的《男二人体》习作,不难看出他在线性素描和形体素描相结合上所做的努力。朱乃正在入中央美术学院学习之前的素描具有明显的线性和结构化特点,但在二年级时的素描则有了变化,出现了鲜明的光影倾向,具有了“全因素素描”的风格,图7、图8正是其代表作。而在他三年级时,从《女人体》和《男二人体》上却呈现了一种线面结合、全因素与结构相融会的面貌。我认为,朱乃正的素描风格正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既有来自吴作人等师辈所传授的间接学习到的欧洲素描传统,又有来自时代风气所直接得到的俄式素描传统,因而呈现出一种复合式的表现风格,是德、法、俄式素描的中国化。从《米开朗基罗石膏像》、《母亲像》中可以看出拉斐尔、荷尔拜因的影响,从《为同学闻立鹏画像》中可以看出门采尔的影响,从《老农的手》中可以看出丢勒的影响,而且米开朗基罗、杜米埃、伦勃朗、珂勒惠支等人的潜移默化的启示与影响都是存在的。徐悲鸿、吴作人、艾中信、王式廓等先生的素描影响也不同程度地体现在朱乃正早年的人体素描和后来的人像素描上。他的绘画天赋在早期首先体现在素描能力上:准确、严谨、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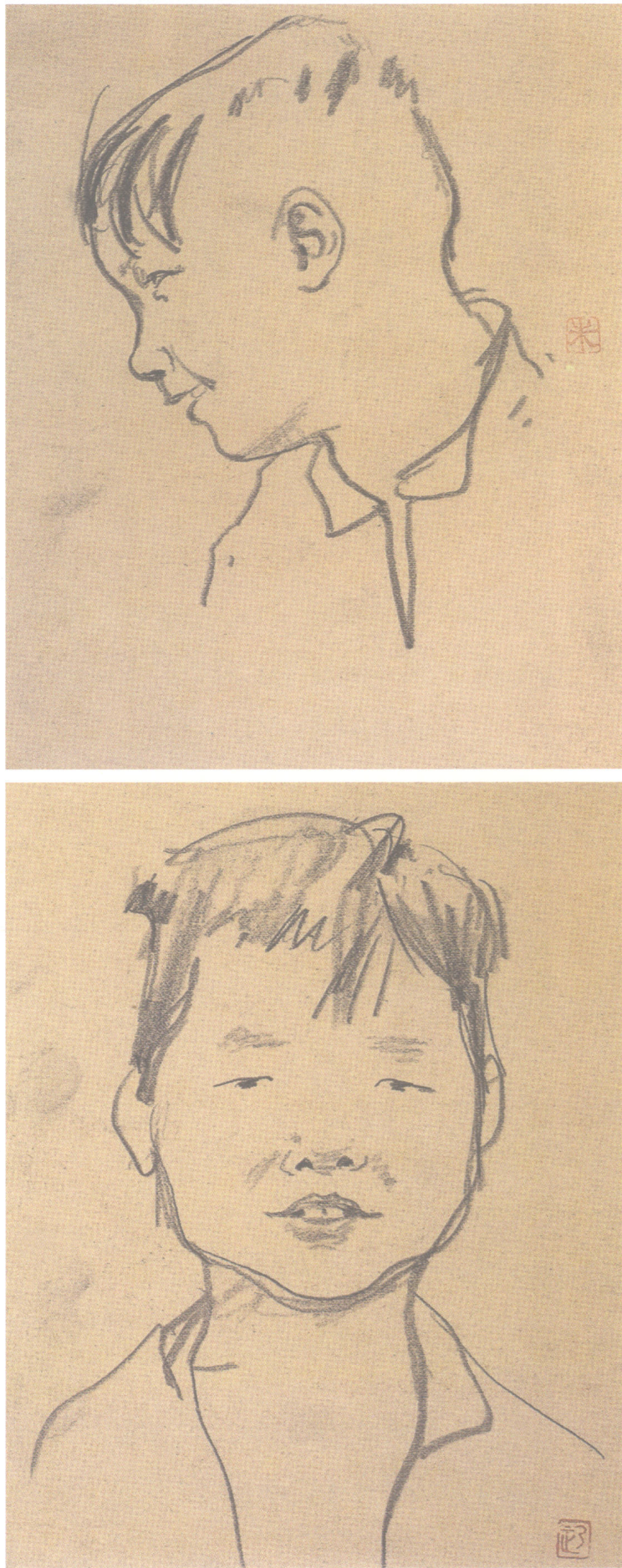


图9 两个调皮蛋 1957年
20.5 × 16.5cm
纸本、炭笔



图10 同学蒲国昌为朱乃正画速写 1957年
16 × 10.5cm
纸本、铅笔



图11 老汉 1957年
16.8 × 20cm
纸本、毛笔

快、细腻、大方、生动。朱乃正在具象素描领域的特长与基本功深深地作用于他后来的艺术创作，可以说扎实的素描造型能力是支撑朱乃正艺术的鼎足之一。因此，他作为科班出身经受过严格系统的绘画基本功训练的受惠者，一直对素描情有独钟，持肯定性观点。1988年正当新潮美术蜂拥之际，他却组织筹办了“中央美术学院青年教师素描大展”（北京中国美术馆）。数年后的1992年朱乃正在一篇文章中仍然坚定地认为：“素描已不仅是教室中基础训练的习作，就其丰富多样的形态来考察，素描本身应该是有其独立价值的艺术语言。”（《寻找自己的素描精深尺度》）他对素描教学一再强调“造型意识”，把“形”作为绘画创造性的表现因素，在美院的学术定向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近年，朱乃正反复思考比照了中西素描以及中央美术学院的素描教学之后，曾经意味深长地总结道：“我认为从研究客体到研究自身，这才是素描的目的，是活的研究，有效的研究。……学死了，是极为枯燥的；学活了，就能检验自己对客观的认识。”（《素描教学要讲求理法辩证》）他自身的素描足以毫不愧色地证明他是一个“学活了”的中国式的素描典范。这一点从他学生时代的优秀课堂作业直到他流放青海工作以后漫长时限里的素描写生，皆可为证。他在1962年所作的《藏族老人》（图13）和1971年所作的《老牧民》（图14）等素描，足以载诸中国现代素描史册。

在学生时代，朱乃正的色彩习作也极优秀，甚至有人称他为“小谢洛夫”。谢洛夫（1865—1911）是俄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实主义绘画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在巡回展览画

派轨道上成长起来的具有外光派倾向的绘画大师。他的素描技巧精详，画面线条简洁而富于表现力，形象刻画准确概括，色调明快迷人。而这些表现特征也确实在朱乃正的绘画里有所体现，因此这种联系和比喻也并非无所依据。从目前朱乃正存世最早的油画作品《北方老农》（图15）来看，他的素描造型功夫已经在油画笔触的色彩运用中发挥了效用。而作为学生时期带有创作性质的《放羊娃》（图16）这幅作品，则已经十分明显地显现出他的油画才能了。有的画家素描与色彩水平很不一致。虽然单纯的素描高手画家也难得，但是素描功夫好色彩感受力也好的画家更难得。朱乃正却正是二者能够高度合一的画家。他过硬的素描与良好的色感融会在一起，于是奠定了他作为一位优秀油画家必要的艺术基础。作为1958年的肖像画《少女像》（图17）是他50年代艺术筑基时期的一件代表性作品。其成熟画风中的泼辣与细腻兼备、凝重与秀丽并存的特征已在该作中有所体现。作为优秀的写实派油画，它的每一笔都是形与色的统一体，而其人物面部的刻画特别是神情捕捉，恰是朱乃正在人物肖像画创作方面的最胜人处。尽管后来的朱乃正油画并未走上专门的肖像画创作之路，但是他在表现人物精神面貌方面的才能，通过他传世的几件素描人像经典与油画人物写生是足以服人的。

朱乃正是一位多面手。他的多面手既体现在广泛的艺术门类上，也体现在单一门类的多种绘画题材上。仅就油画领域言，他的人物创作、肖像写生以及风景作品皆能，而独不见他的静物画。几十年来，朱乃正的油画创作以人物画和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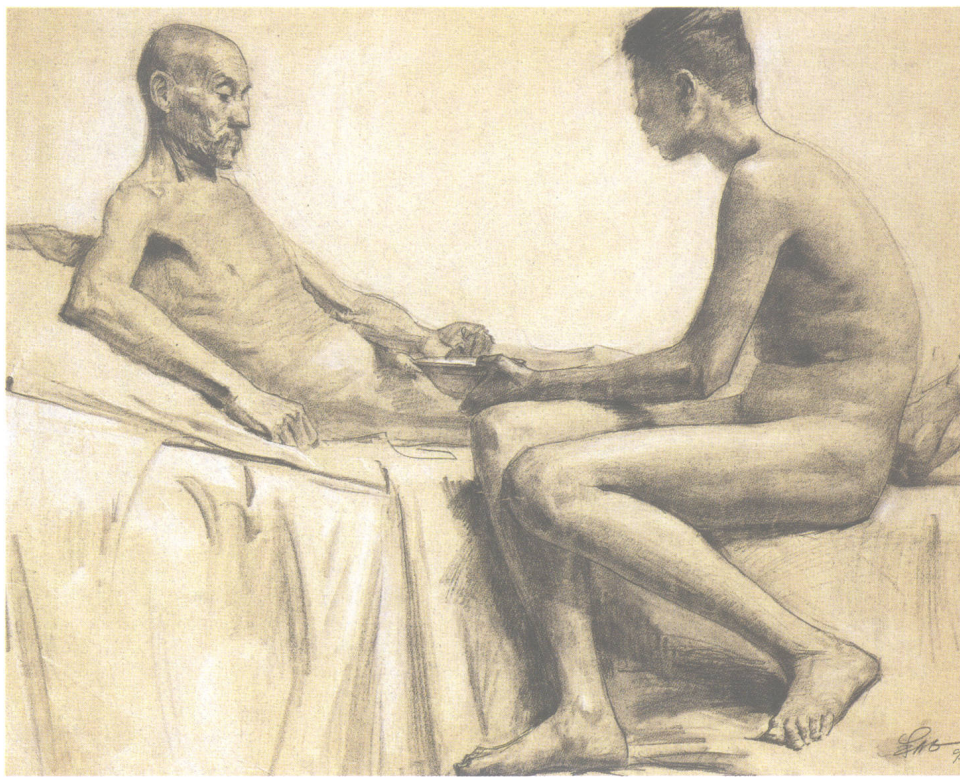


图 12 男二人体 1957 年
58 × 74cm
色纸、铅笔、白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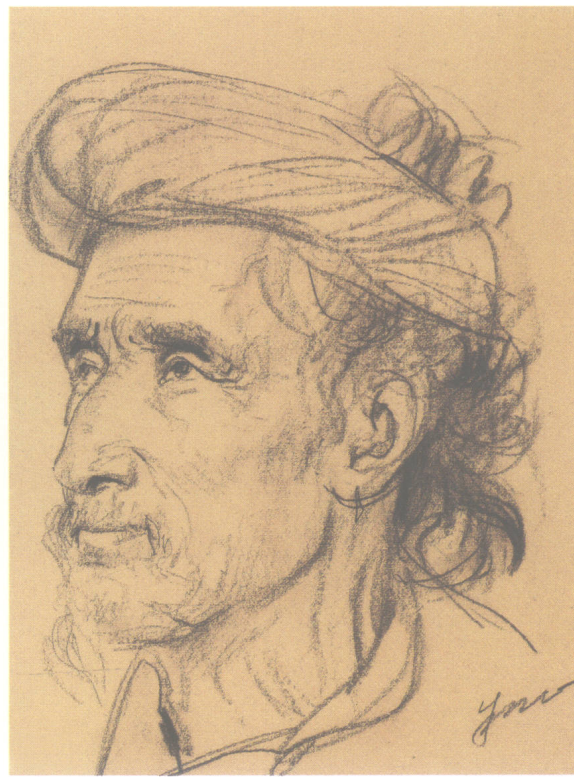


图 13 藏族老人 1962 年
25.5 × 21cm
色纸、炭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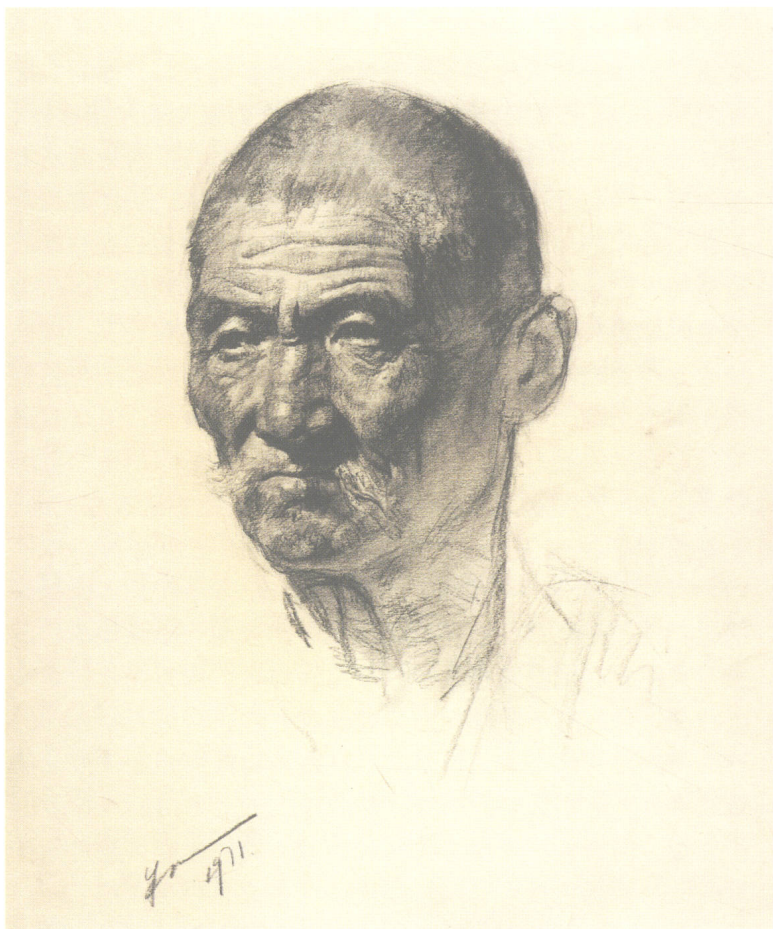


图 14 老牧民 1971 年
纸本、炭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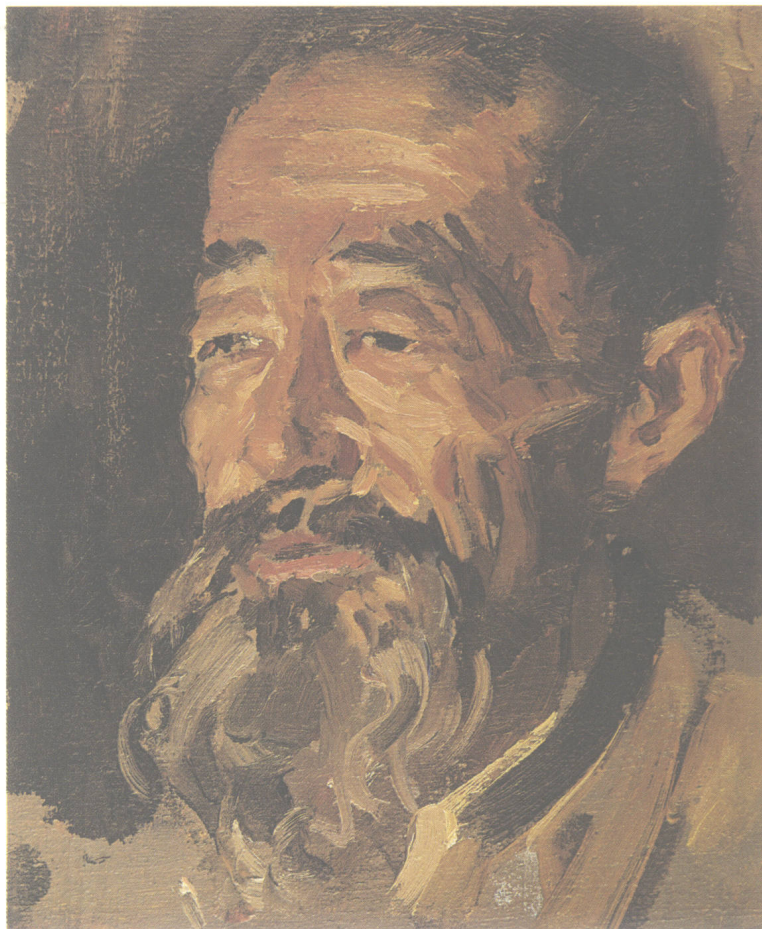


图 15 北方农民 1955 年
19 × 15cm
油画、布面

景画为双翼，在这两个角度他均得以展翅翱翔，在不同的时期创作出了一些脍炙人口的佳作。朱乃正对风景有一种特殊的敏感与热爱。且不说他西北逆旅时期对西北高原的迷恋，就是在校求学期间，他的风景写生画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看也都是惊人的。《收割后的田野》（图18）、《老王府井帅府园》（图19）、《山村小院》（图20）等一批风景写生，都是耐人品味、经得住推敲的优秀写生风景。从中可以感受到青年画家朱乃正对自然与城乡风物的喜爱之情，还可以领略到他颖异的绘画才气：对光色的微妙变化的体会，对物体具象再现的能力以及对画面色调的处理和画面结构的组织水平。

（三）

在中央美术学院求学的5年，是朱乃正自我艺术的酝酿与筑基阶段。他的素描、油画基础训练为他以后的艺术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在课内外作业或习作上崭露出过人的艺术才华。应该说，系统的造型训练是朱乃正艺术成熟的必要保障，在求学时期他便以他广采博吸的学习精神和聪明颖悟的艺术天赋摸索到了自我的艺术格范和走向。对于青年朱乃正来说，他在正式走出校门之前，似乎已经过早地成熟了，他将直面坎坷与漫长的未来人生与艺术之路。



图16 放羊娃 1957年
70 × 50cm
油画、布面



图 17 少女像 1958 年
46.5 × 38cm
油画、布面